

國朝駢體正宗

國朝駢體正宗卷六

南城曾煥賓谷輯

趙雲崧前輩咳餘叢考序

吳錫麒

聞之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
故蘇世之學兼納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稀削
鏤能助方聞考縷剡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被飾前
謨統大魁而爲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其今世
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擅乎史氏
九能可以爲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烏卜天儀軌象地
節堪輿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及青囊之祕策
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飢費同撐腹笥妙抉言

泉東王投千二百驍但聞天笑侍中奪五十餘席誰及瀾
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
車承玉音之問答給上方札作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粲
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騁
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
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
直欲曲鳴桐鼓碑借崑崙固未暇覩縷成編鑽研舊業密
爾自娛於斯文也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
服雖福星一道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
味葠草忘憂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
陰之心七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

漢環流太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竈郵能考異契
乃參同萌柢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咳餘
紀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熒而守經者非之折楊皇
莽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焉
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黃車
使者小說託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非擊麟
皮之鼓塲處同宣燃鳳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佩無迷穀
寶但康瓠誰復登道笈以溯洄仰謨觴而斟酌乎先生以
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顓門衍江生之師法筆
針墨灸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鱗各飫其滋味每伸一解則
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游畏其折角時輩聽

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
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
奇卽此一編已堪千古錫麟水端莫測宙合難窺乃以鴻
筆之如椽下付鮪生而作序歸田可賦正將山水從君記
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
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自忘蠡測願附驥旌如謂公衮之
才尚堪俳偶長謙之業亦有條抄則梔貌僅存蓬心未洗
是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樽木龍燭也

曾旰江靜香齋遺詩序

吳錫麒

維時窮谷日短孤檐雪深薄酒不醺凍絃易折哀禽愴夫
故侶潛鱗損其素書陰寒中人抑鬱誰語迺有蹙然造門
肅然請謁者則吾亡友曾君旰江之令嗣今戶部主事寶
谷也手其先人遺集乞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意喻於獨欣
而情感乎均戚竹林遊歇尙識黃公之壚山陽室空更咽
鄰人之笛引聲欲泣覆卷而思方余與旰江釋褐中歲注
名木天賃屋亦望衡而居無日隔同年之面隻雞之局訂
之立談狡兔之毫禿於坐詠刻燭自律申且忘疲月流有
聲花淡如影余謂此樂當令常繼君乃憮然微若有感南
皮高會每念平元瑜東海仙龕已迎乎白傅雙旌千里一

別三生嗚呼痛哉夫鍾期歿而伯牙輟絃惠施死而莊子
寢說痛知音之不作悲冥契之既逝然而神明可接慧性
難磨故椒蘭之芳因委灰而彌烈牛斗之氣雖埋劍而亦
明爲之申誦前編校詳故牘青燈暗燼古木怒號瞥然而
山水相逢呼之則精靈欲出任昉之恩僕射無改生平孔
融之見虎賁引之上坐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在
斯乎君詩深造以姿練才於學有竹枝之調苦得離騷之
韻幽跡其水宿風餐破帆孤騎半生落拓萬緒蒼涼卽至
內歷承明出典大郡蓬山方到而船已風移棠蔭垂成而
離逢日昃賴陶寫其何物終願領而傷生江湖可遊寓晤
言于萍迹草木未改圖形狀於薜衣君其已逮於古人我

更難忘乎昔者嗟嗟山阿畢景車馬虛生竹素有情文章
未死采歸昌之奇律統大魁而爲笙沈延之注邇言將行
于世賈逵之傳絕學獨闢其微以視東原北徂魚門西逝
楹書莫讀弱息僅存剖劘之事賴之友朋蓬蒿之室寄乎
妻子而君有賢嗣能宏斯業聽余此言亦當微笑應之已

謝蘊山前輩詠史詩序

吳錫麒

立乎千載以下溯乎千載以上年代牢落聞見傑池方罫
四隅華離其黑白雜組五色糾錯其元黃而欲咀嚼宮商
抑揚南董作史家之外乘闕詩學之關津縑總萬端囊括
羣有厥要有二曰識曰才神照乎先自包著蔡之用視反
於內有謝離朱之功是以持傾振袞貴提其要懸鏡程物
莫匿其形否則遊赤水而喪元珠登泰山而迷白馬惑矣
力積于寔乃有負聲之飛氣運于虛遂成伏采之發是以
長鯨掣海鳴吼皆驚羣葩競春光色自耀否則歌皇琴而
升清廟被諸于而入九衢陋矣蘊山先生螭陛舊臣麟臺
老輩肄長書而練志綜洞記以研心證渡河之文能知已

亥定藏山之業別作陽秋

所撰西魏書新刊行

間嘗觀縷遺函庾疏

前載思摘齊之有道謂貫弗之非難約年經國緯之編爲
海立雲垂之詠音宣鐸舌響叩鐘脣轉寒暑於毫端寓褒
誅於腕底著詠史詩若干首權輿秦楚之際筆削相承上
下堂陛之交尊卑有別若觀火若列眉儲儲然矚矚然厥
製可謂盛矣覽者竊有感焉回使道穆成鳩紀綿提挺登
櫟椽蠶者無改絢鬢閨首者依然則亦其絕言提俱遊化
始已耳卽或狂榛漸變淳悶終開鬼號蒼帝之臺神授黃
靈之籍而治日方永泰階自平帝曲揮絃民歌擊壤古來
之樂常屬爽鳩大德曰生無呼蒼兕又何致屢換已成之
局別開非想之天窮宙合之新奇供謨觴之斟酌乎而乃

市多霧集劫有灰留黃星見而真人與壞雲飛而降旗出
往往輸贏似奕消長同湖龍戰能豪蝸爭亦健洗兵之雨
徒望乎天河脫劍之風難希于王者爲之上觀天意下驗
人時白馬南來青騾西去龍虎乃關中之氣草木皆山上
之兵信鋒鏃之由生倏蟲沙之已化豈獨千秋廢壘興嗟
豎子之名一片斜陽憑弔將軍之樹而已哉况復得失之
故如林治亂之原若燭九變復貫而擇之必先一錯鑄成
而悔之已晚故當泰運將啟靈貺畢甄上有抱蜀之君下
有首公之臣申魚水之歡合雲龍之契甘霖應手赤日當
心玉弩無驚金甌不缺何其盛也及夫蒼鷺之釁已兆銅
駝之泣方萌酒勸天妖琴橫凶席詩能作讖佛不援災積

慘慘於人痾極淒淒於帝鬼或童昏之主而婦寺玩之或
中智之君而權佞誤之必使鳴鳥不聞芳草見刈墮長城
于闕外摧隆棟於朝端忠臣義士之魂都歸碧瓦解土
崩之禍兼及蒼生此觀者所爲傷氣回腸靄歎頽息但思
濁酒之澆而不顧唾壺之碎也先生智珠善記古尺工量
袂皮裏之書製胸中之錦全鉤秘隱旁晰沉疑不嫌組織
之勤惟以勸懲爲主雖復形勞薄領績美旬宣而公事纔
閒吟箋已設一以爲考古之鏡一以爲饋貧之糧金石聲
流波濤吻縱斯可謂識之精也斯可謂才之博也屬以移
藩浙右入

覲京師念下走而枉存出是編而督序愧乏三冬之用快

聆九夏之宜翻世上之白科小言敢擬借君家之履齒幽
徑或通聊助引嚶不同修禠論百官之富但恐面牆得數
日之留已踰闕市固已傳鈔未畢禿盡柔毛所冀剗劓重
看讀從剛日

聖道執中記

吳錫麒

歲在柔兆執徐實伊耆有事於文祖之載丙汁壽躔辰章
龍記麗禡枕被協氣蔭敷

太上皇帝崇紹乾圖環周甲錄闡皇王之大法修授受之
上儀月正元日禮成泰筴炳符媪靈効祉嶢嶢乎僣僣乎
依古以來未有衣德緝麻若今日之盛者也嘗觀虞書所
紀危微精一心法權輿特申之以執中之訓用以刷宙合
立易威掞剛坏柔揖猴牖邇延光長世稽古同天三代以
還循茲者臣備員清籟珥筆端闡竊見

聖道昭融德施汜濩救寧之效晷於執中勤愆之忱懋於
抱蜀方今大典屢舉至治丕承靈釋彙轅貞祺欲告推本

謨烈證合圖書皇哉煒哉誠稽耀所無以名鏤牒所不能
罄也然而放勳敷績重華協徽拜繇膺鈐晏晏欽其純造
題期立象夔夔表其內心揆厥懿隆統由勅恣何况

大聖人道超前載化洽重熙心法治法兼總條貫臣不揣
駢陋謹備述夫貽謀之本以仰窺乎執中之心言取諸文
而義歸於實考帝者之盛烈究皇道之極功凡所以迪萬
萬年無疆之休者賅乎此矣粵若冬壇夏澤亥藉辛祈以
承上繹以迓蕃釐展九獻之儀陳八溢之舞玉圭有邸匏
爵無文盼嚮豐融樵蒸崑上敬矣然且推尊親之義則道
謝答施勒典寶之文則義標守實鞏勞謙於昭事契於穆
於面稽是以甲子延洪籲請通於夙夜丁壬燮應感格及

乎雨暘夫我

大清之發祥於長白也

祖光

宗烈蘊符儲精軼黃靈於壽邱邁蒼牙於成紀罔龍雲接
石馬風生每當

鑿輅時巡蕭薌旣告展滕扃之弓劒憬古處之衣冠緬締
造而思艱揚耿光而繩武孝矣然且啟

實錄於史歲日勲雒誦揭洪圖於樂府時憇仔肩純嘏卜
其有常貞符綿於無陽是以祥徵五代襲其慶者二百家
源溯

六朝萃其華者十一葉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書曰君子所

其無逸臣伏讀

經筵御論發明茲理致爲詳備用是貫九有枋四時攝三名叶五紀追結璘之軼景辨扶桑之登光奏庚郵而絡馳章

乙覽而周洎澄方雍莠遴牧求芻露灑春愉霜行秋肅勤矣然且樞臣日接申獲勉於求寧庶尹詳延寓回容於展采贊贊共承乎天咫尺孜孜彌惜乎陰分是以挺桐萬萌用渙汗其大號臯牢百辟僉孚應以實心若夫擷禮樂之菁華考古今之得失黃神授筭白阜陳圖味剖今腴藻摘古豔采歸昌之律譯梵夾之音罄酉穴以蒐羅引謨觴而斟酌經史子集觀其備淵源津溯極其游榮登臣向之編潤

灑帝鴻之硯富矣然且演迥儒林則全書鼎布優覃蓬苑
則副墨萍陳締桀閣以宏璉香羣言而光被是以星輝東
璧占垂象於上圓路狝南車驗同文於溥海况復

帝琴播詠皇極敷言契虹玉以耀鉤握龍璣而甄度詩編
協五文製逾千運泰媪之洪爐創幾軒之年譜鳳苞五采
龍券十華墨絢星雲繪兼藻火煥矣然且續心燈於虛晝
松棟凝輝演福德於箕疇柏梁流韻晰理則神膏沃飛文
則經液融是以倬漢爲章壽考徵於文字鑿乾成象萬物
陶於化工至如

閱兵南苑

行圍木蘭諏吉日而春蒐應新霜而秋獮棘門旣樹朔馬

齊驅擊鐸傳瓊闕之聲旌旗耀火荼之色肄苗葭之一發
循艾蘭以三驅赫矣然且詐馬開筵燕私飲乎蕃部嬉冰
垂賚鳧藻驗於戎行就行狩以洽歡遵國俗而講武是以
化均甌脫名王皆上壽而來龍被糾桓天下以從軍爲樂
彼夫星竈月蝟雲戍雪城揮鞞行成暴之兵秉鉞振犁庭
之勢瞰穹室而熏鼠彎威弧而直狼準部螢澆回疆雪沃
再平金川之寇一出臯闕之師赤嵌則淨洗妖氛青海則
全收馬跡

睿謨獨斷勝算先揅取渠魁若撥羶驅小醜如埽蕻神矣
然且待飛章之告漏聽終宵築受降之城網開三面戎豈
憂其伏莽武乃取於止戈是以氣肅霜原偃草之風自勁

膏回春野洗兵之雨先飛今夫執訊獲醜所以告武成也
崇化厲賢又以敦士習也樂雍宮之肇造頰璧水之環流
遵盛禮而習縣練良時而釋采鈴鸞應蹕鼓鸞翹春藻綠
波縈槐青布拂接磨文於戶牖申鐸響於宮墻采獵碣而
范碎金軼鴻都而鑄貞石懋矣然且恩沛八科廣甲乙之
選試綜五藝備庚子之陳崇實學以翹材釗茂修而納軌
是以名題千佛皓首怵乎三升身領羣僊瓊林榮其再宴
又若典美劭農心殷濟衆蔭暘人於暑路館窮子於寒衢
酌木飢金穰之通厪寸雪尺霖之告慰鴻磬而加賑憐烏
尾而豁逋五蠹剔其奸膏九扈趨其嘉殖仁矣然且弛度
支之幣則正賦五蠹停轉漕之帆則全租三貸藏富已盈

於葑屋納隍猶歎於

皇心是以豐年告臻倉箱積乎千萬菑氣成象戶口倍乎
京垓且夫神明幽贊軒轅有敷教之臺焉風雨會和溫洛
有巡方之館焉仰

飛龍之在御瞻華蓋之承辰蒞興桓者四

巡江浙者六測土中於嵩洛訪梵勝於臺懷津門覽滄海
之雄闕里禮素王之宅羲舒按節章亥編程天馬箭雲皇
人壽穀勵戎禱之練武采髦士之陳詩賞賚及乎黃頭賜
予隆乎白首惠矣然且念中人之產桂桓捐雕戟後乘之
饑閭閻釋供民勞銖細而必省

帝惠波溢而未央是以聲歡若雷三呼同於嵩嶽香涌成

霧萬口誦乎牟尼夫百谷之王莫大於海天池所醴遂折
爲河竹落湮難桃花漲易經

翠華之臨視授使者之機宜塘鑿魚鱗隄懲蟻孔三疊洞
達九狐鬢流衛圻漲於東西導清黃於南北尾閭有洩反
壤無憂寧矣然且慶告安瀾心歸之

昊眷祀虔沉玉謂賴乎神功念億姓而澹菑翹一心以鑠
敬是以庚汎蟄影羅利早靜其濤亥旣輸珍冰蠟亦効其
職由是葱嶺以西瀚海以北南極滄溟東漸朝鮮車書協
而澤馬鳴梯航通而銀鑿賁凡自朱鷺舊俗鹿耳生番廓
爾喀二藏而遙嘆咄利九州以外駢陳壤奠翁附爰閭驗
壬呂而陳鰈蕭賓賓而奏雉無思不服似水知歸盛矣然

且澄嗜慾之源不寶異物厚維婁之義以柔遠人大化洽於懷來中孚動其寤往是以明堂位建八紘咸仰

帝天王會圖開萬國願遵冠帶夫襲袞種勅寶位也覈義有仁吉祿也勒崇垂閎顯名也均禧錫羨曼壽也

大聖人優游於四得之效包舉乎十全之功要皆握乎大中之道因德致福以聃合驩天人之應旣彰帝王之道備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過化存神紹典詣燕上治循乎合雒淳化穆於成鳩甄受太極延光寶紀

帝心克竺

祖烈同符修

太上之鴻儀受天下之大養

皇帝兆嘉旅豫襲慶提旌矢寅畏於青宮寧繼承於黃屋
冲懷莫罄成訓式遵敬勝日躋健行夕惕昔稱用中者舜
建中者湯

皇上維本此執中之道帥而行之綿承翼於兩儀協辯章
於百姓斗車默運玉燭均調庶政和而八風平民氣洽而
九歌作稟神謨之顯赫侍

寧壽之頤和宴則千叟迭開堂則三多並慶春秋極於億
萬似續逮乎來昇豈不懿哉豈不懿哉

李石渠先生隴西宦跡圖記

吳錫麒

夫清秋之氣肅故倒生威凜平霜威隴上之聲高故橫吹
特雄於騎曲古人聽鳴笳而自壯歌折柳而逾豪名重於
斗極以南志馳於伊吾之北者將以靖兜烽於列障宣適
鐸於諸邊坐作金湯策全梟散豈僅潼關四扇旌迎曉日
之晴玉壘千秋目極浮雲之變已哉我石渠夫子神羊一
角丹鳳五文俯玉淵而究奇抗金嶽以流爽讀書而兼讀
律繩染臯蘇富學而卽富兵履蔡韓范居航三味則千蹠
非多出備九能則一夔已足爰達聲名於

黼座遂書姓氏於屏風於甲辰夏值逆回田五之變以禮

科給事中

簡赴甘肅藉以飭戎行定民志也於是衣縫袴褶遽控黃
驄手握牙璋便投白筆祖述著鞭而起王尊叱馭而行刺
刺叢山浪浪暑雨喧呼兜渡爭唱檀來四圍聞風水之聲
萬壑走煙雲之氣曉望青天而拾路夕浴黑月而尋梁其
險也米浙矛頭其勞也墨磨盾鼻亦可想將軍於大樹擬
豪士於扶風也已而况野名絕轡毒生噓霧之魂山號常
羊醜肆舞天之技雖郎非知世人豈長生不過唐述之潛
逃終見焦梨之自齧然而訛言四起飛牡羣驚全賴撫綏
兼資彈壓葉公免胄用紆望歲之心馬援留賓不納閉城
之請卒能丸消赤白局定蒼黃漢約風馳秦究雪洗彼夫
鴟張爲患蝸附取亡者觸體高築夫新臺肩髀橫分乎故

冢荒燐草蕪敗骨煙消此固罪惡之貫盈亦見德威之用
異也事平 特授鞏秦階道蓋古隴西郡地云時也芑狐
穴淨妖鳥巢空吹鞭息警於城樓飛檄罷傳於驛路仗福
星以照逃亡之屋借甘雨而洗兵燹之塵文饒訓民每說
農桑孝弟延壽講武亦陳鐘磬管弦人高大布之風士恥
危冠之習春犢無佩朝羊不欺燕子田肥桃花米熟莫不
舞來蘇之隊騰有道之歌添丁稱賈父所生名屋爲羊公
而諱德之感也教之成也今夫輪鞅國典締結民紐者敷
政之經也元本山川命名草木者又陳志之本也隴西關
塞阻深風氣竊鬱含古逾秀標今特奇我夫子以德化之
旣成庶風謠之可采屏喧笳鼓取逸煙蘿冥陟極深幽賞

無已乃歷成紀訪雞頭道陰平越朱圉披雲可觀羲畫常
留順風而行軒裳如接清涇濁渭仰

聖諭之精左岷古嶠識禹功之大至若隗囂故郭諸葛遺
營驛號黃花氏稱白馬杜陵拾橡之谷裴公種藕之湖但
見舒卷風煙淒迷竹石哀蟬叫葉怪鳥啼柯埋斷蹶於耕
沙闕殘碑於樵徑石馬摧而芳草空積山鬼去而孤花自
明言念古人易墮青山之淚相逢隱士曾留獨樹之家然
此僅流覽乎中區猶未遠探乎荒徼也乃若崑臺古戍盃
藏新屯稠木迷天深篁撲地師卜雞鈴之族法王佛子之
棲亦復親降高軒遙停飛蓋梯七十六盤而直上閣四十
八寨以周諮盟之清酒之辭重以甘茶之賚不必銀符表

信銅柱宣威而仰新息以如神呼子儀而爲父鑿髦衣曳
嗎哩旗懸寶刀插腰蘇蘇膜拜銅鑲貫耳牙牙曼歌旌未
動而蠟蓋酒名先擎騎已過而香煙尚在如風偃草願佛留
鞞讀番行襍詠一編斯微微乎見懷來之盛焉夫人跼踖
乎方隅之內微逐於里巷之間而欲遍數恒沙高談兩戒
則章步亥步或失其縱橫朝陽夕陽多迷於向背輿地之
學自古爲難夫子電策奔馳颺輪來往察地若白阜主土
類蒼龍尋鳥鼠之源而謬糾酈注驗崆峒之脈而闕補桑
經劍閣周環乃悟因桓之義葉榆附會知非名黑之徵要
皆目察區陬力窮登頓故能掌中見果指上分螺此卽允
南之記撰三巴道宏之源搜四海祗虞波溢有謝瀾翻也

已然而萬里馳驅易換雪泥之跡十年閱歷都勞雨露之心征袍解而饒唱聞官舍羈而棠陰滿不因毫楮難駐雲煙故繪其事爲十有大幀寫金戈鐵馬之場秋空慘白狀鳥道蠶叢之險古路純青木似合而聞鶉林欲腥而出虎卽看圖畫此中能使白頭但念瘡痍滿目誰非赤子則是圖也殆我夫子宏濟之苦心而活民之矩券也乎若錫麒者頻年枯爨深負桐知一畝荒莊又將茅塞每望遠睇春風之及忽闕暑聞述職之來纔接尼墻翻誇黠惡命濡毫而紀事敢奮墨以激詞所冀鳳舞依霄鴻飛遵渚始旬宣而終燮理先節鉞而後鹽梅九種慈雲作羣生之功德萬間廣廈庇寒士之雨風則秦隴三州金方一道統在包含

之內得爭陶鑄之先展贖言抒情述德亦願無忘麥邱
之祝云爾

湖北呂堰驛巡檢 卹授雲騎尉世職王君葬衣冠

記

吳錫麒

夫才可兼文武而徇義爲難秩無論崇卑而竭忠爲大是以莒郊受命原非五乘之賓鍾山降神乃聞一命之尉士君子馳驅報主慷慨成仁具含玉而行鑿凶門而出垂榮不沫效死奚辭然至身隕邊疆膏塗原野先軫之元不返王琳之血難收若王君者其節尤爲烈矣斯

恩有獨隆焉君名翼孫字以燕號聽夫蘇州長洲縣人明大學士諱鏊者其十世祖也宰相世系最盛瑯邪青箱家學見推江左君生有奇稟自成逸才負雞次而渡江呼龍泉爲知我嘗隨父幕游齊魯吳越間守贛君之訓法令爲

師侍平子之行風氣日上故能片言折獄三步知方既而
故昭信伯馬蘭鎮總兵官李公奉堯招致幕中李公四牖
八窗高掌遠跡宦跡徧於天下幣問走於四方君因得周
覽山川遍交賢傑元琛之馬千里顏高之弓六鈞歷旣脫
之窮邊踏龍沙之古磧留犁撓酒勅勒傳歌嘯欲驚天射
能入石當是時其豪不可及也而乃鸞游棘樹鶴下雞羣
從史可屈乎兒寬卑官不辭於柳下於乾隆五十五年以
宗人府供事敘勞爲從九品分發湖北攝荆門州建陽驛
巡檢事補興山縣典史桑懌來而盜風息蘇珣至而訟牘
清見重上游將邀大用會以建陽失察事被議奪職五十
九年始捐復原官仍之湖北縣布再上改絃更張逾年補

襄陽縣呂堰驛巡檢未及到官檄攝長樂縣典史數月復
兼署其縣丞彫劾餘生惟資山伐睚眦小釁慣起水滋君
方修活民之書贊理縣之譜適湖南用兵上官檄縣設兵
爲防縣遽下帖團練鄉勇而不給食不立頭目吏緣爲奸
民無所措君條列數事上之縣府馭烏合之衆藉箸而籌
激鳧藻之心發棠有請卒之議寢不行君亦謝事去而長
樂之變作矣期逢瓜代樹乃桃僵喜見子羔之來僅免仲
魚之及聞之者皆爲君賀君亦自幸得脫於難也於是始
受呂堰驛事時六十年十二月十日也雖孔道云勞方憂
旁午而彭城未塞尚是夷庚迨明年嘉慶建元枝江逆民
肆亂當陽應之侵及遠安而鄖陽荊州宜昌舒南荆門諸

府州縣所在蜂起卽襄陽所屬南漳各縣亦或嘯聚其間
呂堰偵騎雲馳嚴烽電警徒有籠東之卒并無不葺之城
君以王霸之曉兵爲景丹之持重胡牀指畫契箭傳呼挈
畚令糧運車塞隧人拔戟以成隊地艾蘭以爲防時邑令
捕邪教嚴多所株連逃亡者衆君皆招使歸田又預立備
賊章程八條忠義感人便宜行事裴度之除苛政咸樂更
生李瑒之募鄉兵羣思致死亦謂民情足恃有備無患也
至三月賊乃大至犯呂堰君陳兵待戰披羽先升斬秦謀
而揭旗獲允姦而繫鼓一身是膽衆志成城遂將躍馬而
擒葛榮驗鼻而誅王簿而睢陽久困六陌無援青犢妖連
紙鳶信斷長勺之旌旗已亂申池之竹木先焚君乃自度

不可守矣二十九日君出迎擊猶擒賊目三人手斬之而賊至益衆所率兵多潰去遂爲家書別父兄令卒詣官廨取印上郡守自結束上大橋持短兵待賊書留淡墨衫備淺黃留贊披髮而叫天光弼納刀而入陣王羅冢在生死無移蘇武節來激昂可想俄而力戰受傷急投於水賊鈎出之復極罵不屈被攢刺而死奮常山之舌氣奪鳴張銜溫序之鬚鋒拚蝟集賊當盡殺快厲鬼之可爲人之無良痛武臣之惜死嗚呼如君者可不謂之忠哉賊退其吏廖之義於橋下得君所著衣投之縣及八月賊再陷呂堰都統永保公削平之從賊手搜獲君巡檢司印并詢得君死節狀始知其尸已毀於賊遂以

上聞奉

旨照縣丞例議卹祀昭忠祠

賜祭葬予雲騎尉世職敝無存之三襁寵以殊恩顏涿聚之乘車加之再世銘鐘念往聞磬思來草自霜多天原露重雖蒲身莫贖馬革無還而半通之銅不遺於兵燹千秋之傳足重於史宓君之身亦已榮矣君之心可以慰矣嗣子嘉福將以嘉慶三年正月招魂安葬衣冠於楞伽山隴之

賜坐嘉福其兄華亭教諭鍈夫之次子也以君無子爲之嗣余在京師與鍈夫交最深今以所撰行實來屬余爲記鴛原之痛極寫乎詩人鶴化之魂待招於騷客嗚呼元纁

誰熨虛聞國子之喪歸簪烏僅存轉似魯公之兵解黃封
鄭重碧葬淒涼雲護碑嶠風生石馬歌虞殯於昔者聞臯
復於今朝此余所以愴惻傷心欲辭而不忍也君跌宕自
喜奮發敢爲嘗在閩從提帥夜捕盜昏黑墜海以中援石
巨躍而出又嘗乘騎過通州馬逸爲米車所壓幾殆其後
好騎如故猶自熱河馳一晝夜達京師惟其隴工可往虎
尾無驚故能張空券冒白刃招僧騰之客嘗豕突之徒自
矢孤忠卒成大節聞自君死後賊過呂堰無不敗者或言
賊據呂堰逾月累若有物怪出其間因收君尸易衣葬之
故衣在而骨亡此則鬚鬢盡張乃見巴西之烈弓刀自勳
足徵左率之靈推之子亮借兵清源赴敵誇爲神助稱以

鬼雄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寄王治山同年書

吳錫麒

執別都門四離寒暑臨風軫結不勝願言之懷前歲引領
音塵聞五馬渡江已在漢之南沱之北矣土風氣候久習
自佳餐衛適時動靜多豫甚善甚善比遇楚中人具言樊
陵之地山川至清仰眺大巫之峰遠泝空舫之峽蒼翠詭
狀曦月異色鳥翅相凌獨交霞景猿臂所企虛聞松聲昔
羊欣頤志於新安謝尚散懷於牛渚簿書之暇山水方滋
足下爲政風流與時和樂當此室生虛白几落奇青含笑
奏懷瀝翰流潤履綦雖遠苔岑未移葉落花開能無逮憶
僕真州三載人海重來爪印難尋巢痕都換往昔命儔歡
侶舉杯相於蘇晉長齋鄱陽暴謔芳草當席因之醉眠明

蟾代燭不覺申且會幾須臾遂成零落生者萬里逝者九
原川迅舟潛問黃壚其安在波駁雨滯夢青楓而不歸千
戚俱盈百念如幻尚何言哉况犬馬之年漸長幽憂之疾
愈深心旌搖搖不風而盪鬢毛種種如雪益紛蹈叔夜之
三具文通之五足下視僕其尚繫心竹帛留意簪纓者哉
家世貧薄負郭無田望在西溪之西北山之北十雙可買
數椽是營旁連魚陂環以梅竹就闢爽塏以娛二親書堂
三間足度千卷時復春醪夕撫秋琴晝張暱近漁樵用佐
情話兼收芋栗取足贍身卽當草屨荷衣從吾所好塵累
相屬虛願莫酬未卜東菑翻又西笑鷗鳥徒存此約江神
實蒞吾盟足下景溢扶桑頰秀若木榮鬱兩鏡芬響自殊

區區之私亮在所識
昌風被物芳
藹飾萌沆芷
澧蘭未能
忘弭素書在腹
言念武昌之魚
思淚盈懷欲染
湘江之竹
待蠲首疾無曠
心絨

寄兩廣制府長牧庵同年書

吳錫麒

昨歲金飈西奏華節東移卧轍難留攀轅曷已輿歌路匪
爭鳴報德之絃膜拜人多齊下感恩之淚誠以春臺一刻
猶荷餘溫夏屋萬間久叨厚庇依依此去黯黯臨歧赤舄
思公蒼生念我別後裝寶鐵冷流水琴孤亦復易短衣佩
長鋏跌蹄千里晞景金門遠違聽訟之棠又見生稊之柳
宗想輝蔭渺隔河山清覲莫申令儀彌眷伏惟閣下羹備
鼎雉夢協弩羊身八翼以飛風手一枝而畫日廣平以箸
表直季輔因鏡况情深托

主知屢從民借進三旌之位早應中台揚百粵之旌仍爲
外相紗籠名貴旒仗形尊望重於山心澄若水荔支飽啖

藉以輸丹箐竹交森狀其立鐵古人所謂志除三惑心慎
四知者公之謂也竊念荆揚遠跨盡屬巖疆嶺海交聯無
非重鎮扼滇黔之要害據衡湘之上游在昔津亭績紀乎
陸生巷路歌騰乎賈父固康時之矩券拯世之明符也至
於聞笛而莫六瀧投蒲而勤百篋貪泉不易食僅菹魚長
風可乘裝惟櫛刷又莫不削心約志砥節首公可追留犢
之風不愧還珠之政故能維萁炎徼葆就南方然而灘水
城邊舜梧易盡衡陽峰外禹步難周當其鑿空無人開荒
少力或職方之遴棄或偏霸之周陸歌舞岡頭老閉關之
大長樓羅歷上遲執槌之降王則亦無預華風任通蠻語
已耳卽至瘴鄉拓宇黎母開疆而別東西之交地如設苑

判南北之界山亦分茅

分茅嶺在廉州西交趾界山頂茅草南北異向馬援立銅柱于此

知旁午之無憂尚夷庚之易治今則黃壚蕩蕩章亥難稽
黔首莘莘乘除莫計蓼頭茅夾遮道而獻寶錢蜺姝魚姑
比屋而居蛋戶固已三俗勢殊於漢載二男數異於周官
而况險極諸邊劇連兩省皮服盡附庸之國爰閭多欵塞
之臣也乎雖然瓠巴引絃而動游魚之聽者誠感於先也
繁弱登御而顯高墉之功者用操乎已也卽如公之撫吾
浙也時則犀沉牛渚鶴去華亭未崇簠簋之修頗尚苞苴
之習加以人矜紫服戶好危冠學東府之呼盧效中山之
跼蹙淄蠹生於小吏藩飾盛於敖民雪虐風饕金迷紙醉
錢刀作橫絲竹流哀每嗟害馬之敗羣幾至罄龜而無腹

公乃六誓觀義三步知方張威弧而直狼命蓬矢以射兎
薤無待拔而豪族自懲魚不煩懸而下僚咸肅始類撲焦
而救爛終則洗髓而伐毛飛鴉革音食泮宮之桑甚飲羊
變俗頌三月之衮衣譬之旌節花開隨日而自然照耀旃
檀香過從風而無不氤氳也然則移艦扶胥駐旌獨秀攬
二禺之形勝測羣峒之嶮巖清詠樓高鬱林石古文成驅
鱷集著驂鸞蠶蠱蛇妖永靖太平之日刀耕火種悉馴有
道之民鐫陶瓦以代諭蒙斷大藤而歌如砥固宜操掌中
而不失叩囊底而有餘特是木胥板徭來原荒忽妖徒郎
火舊只羈縻半皆烙黥之徒古號穿鑿之俗短襪縛錦高
髻簪花繫銅鼓以椎牛吹壺笙而跳月播琴無教掉磬何

譏夫山南之叛易平而何以珠厓棄郡越巂之區可復而
何以玉斧畫河雖其狃習而姑安亦慮革心之乏術

聖朝招攜以禮撫字同仁提孺如歸計妻可算一旦燭龍
銜照英蕩宣風使盤獠六十三山諸黎千二百崗來者黃
筒而輸布去者青箬而褫鹽則九真常誦任延千載咸知
新息豈不偉哉豈不盛哉若夫與海通波浮天無際朋山
桀立雙島孤懸大則爲盜賊之尾閭小亦作奸回之首窟
甚或勾番助虐串弁均肥囊橐相容逋逃莫詰蒼黃估船
投鯨浪而不歸雜沓漁舫挂鬻帆而竟去往時申嚴保甲
練習沙丁者果何爲哉所仗密委腹心隱探巢穴其未形
也消其萌蘖其已顯也拔其根株蝸角先焚便空巒觸龍

工可往盡洗蟲沙而後容路無驚海氛斯息更若市通琦
賂獻效珍滋郭圻統五十七蕃朱輔綏一百餘國此皆生
金示化丹砂喻心共牛馬而南眼望風雲而內屬無憂飛
牡豈藉封泥卽或氣動櫜雲候乘滿月亦不過作刑天之
自舞終益地之授圖非有可虞也然必有備也夫銅柱極
邊之界黃龍刻石之盟原在燭以威風給之恩信則李勣
治外賢於長城吳漢在軍隱若敵國爲國之鎮舍公其誰
且夫鮫鞮彌龍乃養威之具也革抉拔芮又密身之防也
公高掌遠蹠四達六通春風無私秋毫必察豈猶過嫌稱
媿未極聰明而乃單車入齊微服過宋往往自貶威儀之
盛并無琴鶴之隨不知王濬渡江先耀旌旗器甲班超出

塞特假鼓吹幢麾兩粵地接荒陬民兼異族宜加震撼以示森嚴則設蘭綺以爲防使渠彌於有階三千犀甲掃盪風煙十二銅魚號召雷雨不使猛獸駭不存之地白龍有魚服之危固明哲之先幾亦國家之大體也錫麒書眉自笑畫足徒工竹葆松幢亦誇儀飾雲師火正如仰神祇敢同于太叔之九言聊布廣武君之一得惟願建金提之福施傳說之霖俾膏澤下於黎民姓名震乎丹徼然後入登黃閣上侍

紫庭又將

三錫以承

恩豈羨八州而作督也哉東風正緊南雪方消驛使能來

待傳梅信春江可望敬達魚緘事業千秋起居萬福

與黃相圃書

吳錫麒

夫鳴廉修營各極操張之妙菱杼紵抱競呈削劂之能乃
鍾子歿而音沉獲人亡而斤輟者何哉傷真契之旣墮亮
目巧之難希也往者琴臺之會松竹有朋旣上資博映旁
鏡前疑用代琢磨間以遊讌攀蘿未歇結桂重尋山暖當
春水涼知夕新葉蟄蟄蔭孤石而命絃殘燭幢幢照名花
而勝爵當此之時談可失眠醉以觀趣抑何樂也玉階早
逝先弱一箇黃壚之感愴然累年迫僕遊長安道阻且長
迴隔言笑維桑與梓翻若天涯三秋之思曾何足喻其軫
結哉會春漪以計偕北來續歡條以暢襟結芳蘭而崇佩
攜手一豁謂可無乖而秋風之思警余於寤寐終古之別

兆端於河梁歸羽偶羈潛舟遽悼嗚呼痛哉僕去冬還京
過所舊舍寒陰慘淡墨跡依稀月苦風酸懷哉曷已冷螢
乾蠹警爾安存每思知己之言輒墜盈懷之淚測剝肝肺
憤結喉衿想足下亦同此情也嗟嗟盈尺之璧方經剖璞
而乃沉之於波千金之珠本希照乘而乃鍛之以石若春
漪者稟德不耀懷寶終迷西風敗其叢蘭美人歌其芣苢
天何言而無以彌短生之憾地之厚而不足埋長夜之憂
豈下白玉之棺惟有王喬可召執丹漆之器竟隨尼父西
行也耶青春受謝朱夏方長愁以紹哀俯落花而莫拾月
復繼日感芳草之又生念其著述之精足耀湘統之色素
旒南返蓋篋相隨遂恐飄流時增悚惕此則荀郎後事要

託乎鍾君元相遺文待傳於白傳非足下其誰任之哉于
秋之業匪可易期旣歎逝者還復自念菲質焉樹叢讖終
凋區區筆硯當就焚棄足下飛才於浩浩之表架學於膊
膊之區則振翅蓬山擢秀暘谷甚未晚也同岑之契已無
他人幸護波濤定宏鑒納

答 皇十一子成親王啟

吳錫麒

前日得奉教書循覽再四非恒寵貺鏡飾爲慚伏讀巨製
太白集詩尚論古人自鎔大冶燭前疑於方寸發舊滯於
曩篇使青楓之懷不隔乎寤寐明月之酌有鑒夫幽微譬
之翔鳳鏗鸞震盪耳目西愚東鄙鑽仰理窮惟謹韞積玩
耽秘爲瓊寶承詢郊居之况情所欲宣計自旬月以來人
事罕接暑潦旣盛息車杜門藉樹迎晨弄水送夕青苔及
榻時浮若烟紅葉出波漸高於葉蟬噪萬翼魚遊百頭高
聆柳閒俯眺花外因擊鮮月酌據石星眠雖至涼風灑襟
零露沐首落落然或未之覺也所惜非質焉樹奢願莫償
流螢入帷罕窺車子之讀叢蕉蔽屋莫肄素師之書有負

景光無益清暇殿下棲心重仞洞志潛淵旣發之性靈益

振之學問開篇證古則風霜寓毫

時訂正明史紀
事本末一書

命牘傳

今則金石流韻猶復下勤芻采彌慎葑遺索觀卷苑堂詩
文集附箋呈鑒此才晚出楮墨已多盼睠所加定增光寵
涼秋啟候伏望與時節宣不具

李泌論

吳錫麒

從來審機定國莫先根本之圖竭志效忠最難骨月之際
是以淮陰決策傳檄三秦留侯定儲借柴四皓蓋腹心既
據全局之勢可收羽翼已成偏衣之禍斯絕君子觀范陽
之計畫國本之維持未嘗不歎鄴侯利天下之心安宗社
之計其道甚大而惟其有用有不用爲可惜也當是時漁
陽鞞鼓動地北來蜀道青騾蒙塵西去淋鈴響雨烽火燒
雲望車駕於馬嵬拜冕旒於靈武固已洞觀地勢熟察時
機果使光弼出自太原子儀來從馮翊精兵四集庸調齊
行首尾互爲救援南北競相犄角斷阿罕山之臂掃曳落
河之鋒則露布歡呼送頭顱於萬里風聲殤駭化蟲沙之

一軍豈不迅復兩京早歸故鼎而乃凶頑接踵戰鬪頻年
虎據龍爭瓜分豆剖皇居重奠未上中興之書帝制自爲
卒成方鎮之禍失要著于樹雞局裏隱女戎於戰士衣邊
其咎在用牝司晨實帝之以規爲璜也然而莘野不忘乎
斯世東山實繫乎蒼生以故垂老憂勤累朝匡濟塞貨賄
之路抑嬖倖之權申喙於羣口之場批鱗於九重之上寶
鞍杜寵藍面除姦善回紇而和戎之利行絕吐蕃而割地
之議息府兵可復咸資趙過之田運道新開如築李冰之
堰乃知天生李晟本以爲唐敵拜令公呼之爲父至德之
後鼎足而三矣且夫攘瑜應兆禍啓于晉姬掘蠱飛讒獄
成於趙虜自古青宮失恃赤舌生災往往構申生之災致

冥園之慘故貞觀賢而承乾廢開元盛而子桷誅萋菲相
乘厖涼莫救而鄴侯始值肅宗之昏闇繼當德廟之猜疑
卒使少海安瀾前星朗照黃臺摘瓜之唱天子改容紫殿
抽笏之爭老臣流涕蓋諫之不入則以理折之意之既回
則以情動之故能七鬯無驚黃離元吉嚴子陵足方加腹
欵語周旋安金藏刀可剖心孤忠激烈非其誠積於中而
義形於色亦安能如此哉論者謂旌別淑慝大臣之權登
榮峻良冢宰之職何以浮虛若房琯而救之於前峭刻若
竇參而進之於後豈褚稱殷浩但慕風流亮任李平遂忘
鱗甲乎不知苛論或繩其小眚而君子宜衡其大端觀其
慷慨論人幽潛訪士察韓滉而保之百口識陽城而起自

中條迫至運米船來軍士齊呼萬歲辨姦疏上武臣亦賀
太平可謂得延攬之真才并當受薦賢之上賞也論者又
謂身膺朝寄何慕乎神仙志在民瘼敢貪乎泉石何以棲
蹤鬼谷遁跡衡山遽裁隱士之衣有慕上真之訣豈致身
仕宦必爭徑於終南受齋鬼神將備問於宣室乎不知功
成思退履滿憂危鳴夷本有託而逃巢由非買山而隱不
過藉烟霞之風好明淡泊之本懷河上丈人曹相且傳師
法穀城黃石子房亦奉專祠固不得比方士之荒唐例靈
壇之恂悅謂好奇而溺志不略跡而原心也獨是進退每
窮於遇浮沉莫盡其才方築蓬萊之居旋匿少游之所既
召之於政府復移刺於澧州倏去倏來三仕三已家傳過

於附會史臣多有詆譏而要之任軍國之憂荷宗祊之重
著勲名於當世炳事業於千秋跡其本末不渝出處無愧
松枝隱背依然一箇山人芋火開爐領取十年宰相雖其
遭際之不常不已身名之俱泰哉

岳飛論

吳錫麒

假使金牌不召踴躍行兵赤幟高張縱橫殺敵則軍聲雷動呼蒼兕以渡河鏖吹風清抵黃龍而痛飲洗中原之恥雪窖平填收再造之功烽塵淨掃返江山於大宋慰父老於長安玉輦再來銅駝無恙豈不功名赫奕臣主俱榮也哉又使龍門未暴鵬翅不張精忠之褒無聞於廊廟中興之委莫罄乎腹心但畜豫讓以衆人不識真卿爲何狀則麻衣歸葬可以棲遲墨經從戎曾無敦迫雖使志存恢復心在戎行而不逢知己以酬恩豈得謂武臣之惜死乎雖然玉璞貴匪則則光采終韜蘭以膏珍不煎則馨香不烈是以碧三年之血慘結萋宏雪八月之濤怒生伍相淮

陰鐘室負呼天莫白之冤解律涼風餘剗地難除之恨古今同慨豪傑爲多然未有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反將消之玉弩爲敵報讎如斯之太甚者也當是時南渡倉黃主臣失措北盟怵迫家國傷心僅邀泥馬之靈小據金牛之勝夢兩宮之環珮雪虐風饕畫一角之煙雲山殘水賸使果憤思克敵慨念蒙塵方將由竈上而騷除誓軍中而突入而乃書傳半臂歸杜宇以何年地換斜陽付黍離於一歎自限龜茲之國竟忘賀首之仇誠以曳等青衣晉主不聞返國而迎須精騎唐宗未免移宮與其奏雙勝之環不若定偏安之局與其遣奉迎之使不若修望祭之儀而猶有議欲敗和力求勦敵者卽未招衆論之排固已爲一

人所忌也而况檜樹之玉枝早茁秦城之王氣方興心可
格天同獻二郎之土頭能壓日全埋五國之春觀其議自
柳林歸從漣水彼既收之掌上我乃墮其術中妖星入奴
僕之宮毒霧起平章之筆古未有孱王在上而奸人不竊
柄其間古未有權臣在朝而大將能立功於外一旦環稱
主賜旆促軍還空勞豪傑之向風徒恨書生之叩馬城燒
赤舌野哭蒼生蓋自晝淮之議既成而中原之地不返矣
論者謂出郊不復內御闔外制自將軍苟利國家仁軌之
所以降百濟也力陳兵狀子公之所以斬郅支也當日者
勵背危之卒策赴義之軍亦何難星掃欃槍風馳旣脫不
知君言不宿臣罪當誅匪特不敢以昭昭天日之心稍逞

其矯矯風雲之氣而且兩軍先解二帥方歸已奪外援難
爲孤注使螯弧莫靡於城上而屬鏤早賜于軍前功之不
成忠將安在是以拊心河洛寧盡棄其前功唾手燕雲且
徐圖夫後效此固事君之誠也抑亦揆幾之哲也無如蠅
營未已蝟譖難防鬼獍藍面而元老亡鳩唱白符而長城
壞誠以飛一日不死則和議必不成飛一日在朝則已身
終莫保不知其玷相視若讎天縱毒於一梟市交譁乎三
虎復有雕兒統制貝錦潛昌中正先生牝晨相煽亭上之
風波橫起獄中之白日孤沉三字鋤忠一身報國遂使酌
平安之酒強敵歡呼跨偃蹇之驢老臣涕泣嗚呼痛哉然
而北寺從容會無抱恨南枝森竦終不忘君共愛壻以同

歸合佳兒爲一傳節義昭乎史冊忠孝聚於門庭銀瓶井
邊黯黯女貞之樹金陀坊裏淒淒家難之書罄地皆悲纈
天斯應迄今祠堂耀於巖戶碑碣映乎山椒以視借木分
骸將銅鑄臭者朝廷改諡且申旣往之誅孫子捐軀莫幹
從前之蠱彼乃貽羞於萬口斯亦何憾於九泉古所謂殺
身以成仁者其是之謂乎然則公之死雖賁恨於烟霞公
之烈自爭光於日月矣

國朝駢體正宗卷六